

摇莫伟民讲福柯轅伟民著援-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圆园园缘

摇Ⅰ援莫...摇Ⅱ援莫...摇Ⅲ援福柯(灵园~灵愿)原哲学思想  
原研究摇Ⅳ援月彗缘怨

定 摇 价：圓缘肆肆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摇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 《未名讲坛》序

汤一介<sup>\* 1</sup>

莫伟民讲

福柯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1893—1969)曾经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他认为,在公元五百年前后,在古希腊、印度、中国和以色列等地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根本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老子、孔子,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主要精神财富。“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93年,第1页)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把目光投向其文化的源头古希腊,使欧洲的文明重新燃起新的光辉,而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宋明理学(新儒学)在印度佛教的冲击后,再次回归孔孟,而把中国哲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思想家们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相传地推动着人类的历史文化的发展。我想,上述雅斯贝尔斯关于“轴心时代”的

\*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书院创院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

观念,可以对编这套《未名讲坛》有一点重要启示,这就是人类必须不断回顾自己的历史,重温自己的文化传统。人类的历史是由人自身创造的,这中间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思想大师无疑是起着巨大的作用。如果我们能用准确而生动的语言写出这些大师启迪人的思想,应该能实现这套书《未名讲坛》所希望的“让大师走进大众,让大众了解大师”的宗旨。

司马迁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者,未必尽同。”我们生活在今天,有志向实现自古以来人类的理想,重温自古以来的人们走过的历史历程,以此作为我们的借鉴,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历史是一面镜子”,虽然世移事迁,现在和过去不一定都一样,但总可以从古来的大师们的智慧中得到教诲。自古以来可以称得上“大师”的应该是:既能以他的深邃的思想引导人,又能以他的人格魅力吸引人,他们是真、善、美的化身。但是,看看今天我们的社会,不能不承认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也许最为使人们担心的是,由于物欲的驱动,让许多人失去了理想,丢掉了做人的道理,这样下去将是十分危险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套《未名讲坛》对我们将能起着以“大师”为榜样,在各自的岗位上,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提高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为人类社会的福祉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汤一介

二〇〇五年八月八日

# 目摇录

|                                   |   |
|-----------------------------------|---|
| 第一讲摇福柯思想的形成、演进和定位 .....           | 员 |
| 第二讲摇福柯拒绝启蒙的敲诈 .....               | 缘 |
| 第三讲摇福柯的人文科学考古学 .....              | 愿 |
| 第四讲摇福柯的反人类学主体主义<br>和哲学的出路 .....   | 员 |
| 第五讲摇尼采的“上帝之死”与福柯<br>的“人之死” .....  | 员 |
| 第六讲摇为什么福柯不是结构主义者 .....            | 员 |
| 第七讲摇福柯非历史主义的历史观 .....             | 员 |
| 第八讲摇福柯的话语历史观及其与萨特<br>历史观的歧异 ..... | 员 |
| 第九讲摇福柯的话：“权力是力量关系” .....          | 员 |
| 第十讲摇福柯“关切他人”的伦理学 .....            | 员 |
| 主要阅读书目 .....                      | 员 |
| 后摇记 .....                         | 员 |

莫伟民讲

福柯

# 第一讲

莫伟民讲

福柯

## 福柯思想的形成、演进和定位

- 一、生平和著述
- 二、思想渊源
- 三、思想定位

当今西方思想史群星灿烂 ,耀眼无比。每每仰望星空 ,崇敬之心 ,难以言表。在驻足观望 ,四处朝拜之际 ,我已被一种无法驱散的高华气韵所裹卷 ,至今已有 四 百 年 载。这种挥之不去甚至摄动心魄的思想力量当然主要来自米歇尔·福柯这位当代著名的思想大师。

米歇尔·福柯( 1928—1984 )是战后法国继萨特之后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福柯的思想是“ 最伟大的现代哲学之一 ”( 德勒兹语 )。福柯的著作已被译成 近 四 十 种 语 言。

多种文字 ,就足以说明他所具有的世界性影响在继续扩大和加强。这些影响早已逸出哲学的范围 ,而渗入到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精神病学、医学、心理学、刑事学、语言学、文学艺术、教育甚至建筑等领域。福柯虽然去世已逾 四十年 ,他的思想在赢得大量忠实信徒喝彩之际也招致了论敌们的诋毁 ,但世界思想界并没有给我们物是人非的感觉 ,福柯在思想星空中依然灿烂。福柯思想的生命力来自他在多个方面对西方文化进行诊断分析时所凸显出来的无与伦比的洞察力和创造力 ,在于他对西方现代性进行无情批判时所具有的巨大穿透力和毁灭性 ,在于他以“ 社会底层的挖掘者 ” 为圭臬而乐此不疲地“ 为民请命 ” ,在于他独辟蹊径 ,忘我地创造和实践着另一种哲学思考方式和生活方式。福柯反对别人称他为什么主义者 ,但纵观其一生的学术使命 ,称他为西方文化考古学家应该是合适的。

## 一、生平和著述

福柯 一九二九年 四月 十九日生于法国西南部小城普瓦提埃市一个富裕的外科医生的家庭里 ,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九年就读当地亨利四世学校幼儿班 ,一九三九年一九四一年就读亨利四世学校小学班 ,一九四一年一九四四年就读亨利四世学校中学班。一九四四年 九月转学至圣斯坦尼斯拉斯学校。纳粹在几周之前占领了普瓦提埃市。历史老师蒙沙贝尔神父生动的授课把年少的福柯引进了历史的大门。一九四四年 ,哲学老师因参加抵抗运动而在开学第一天早上就被纳粹逮捕 ,福柯母亲专门请了普瓦提埃大学哲学系二年级学生辅导福柯学康德哲学。一九四四年中学

毕业后,福柯不愿继承父业,而有志于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文科。

福柯孩提时代的记忆同当时的政治境遇有关。1938年奥地利首相陶尔菲斯(阿道夫)惨遭纳粹暗杀使他深感恐惧。1939年“二战”爆发时,福柯才16岁,1940年7月14日纳粹占领巴黎时,福柯才17岁。17岁这个年龄还没有大到可以从军抗战,但已对当时笼罩全法国的颓废情绪和战争的阴影有切身的体会和感受。德意轴心国强取豪夺,纳粹鲸吞法国一半以上的疆域,意大利蚕食南部法意边境法国边土,与纳粹合作的贝当政府偏安维希小镇。普瓦提埃就位于实施集权体制的“维希法国”境内。福柯一家人都对维希政府深恶痛绝。战争的威胁是福柯那一代人的生活背景和生存环境。福柯在死亡恐惧的黑暗环境中长大,渴望光明的到来。

在“二战”氛围下长大的福柯学会沉默和思考,并关注重大历史事件。按照福柯1940年7月14日在加拿大一次访谈中的回忆,由于世界性历史事件带来的生存恐惧严重威胁到私人生活,所以,福柯着迷于历史,着迷于个人经验与我们所处的事件之间的关系。福柯那些理论创作欲望的核心也在于此<sup>①</sup>。从癫狂史、临床医学的历史、人文科学的历史,到监狱的历史、性的历史,应该说,福柯毕生关注的历史问题域早在其少年时代起就已大致框定了。“二战”切肤之痛

莫伟民讲

福柯

<sup>①</sup> 福柯在《癫狂史》中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说，福柯的整个理论创作欲望的核心也在于此。从癫狂史、临床医学的历史、人文科学的历史，到监狱的历史、性的历史，应该说，福柯毕生关注的历史问题域早在其少年时代起就已大致框定了。”

的生存经历在少年福柯的心灵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使得福柯认识到只有作为知识圣殿的学校才能确保个体生存不受外界的威胁。因为福柯确信知识的作用应该保护个体的生存并理解外部世界，知识通过理解而成为生存手段。福柯要在学校这块净土展现个体生存的种种可能性。

为了能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福柯必须先上法国高等师范学校文科预备班。1955年，福柯在普瓦提埃中学准备高师的考试。但1956年的会考，福柯在笔试中名落孙山，无缘口试。1956年秋，福柯就读于法国著名的巴黎亨利四世中学文科预备班，哲学老师伊波利特和阿兰把福柯引进了哲学的殿堂。伊波利特为福柯他们讲授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要知道那是在中学啊。伊波利特是名副其实的黑格尔研究专家。1956和1957年，伊波利特已翻译出版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1957年又出版了博士学位论文《精神现象学的起源与结构》。1958年10月，福柯在伊波利特去世不久进行的追悼仪式上发言：“我们的所有问题，我们这些过去的学生研究的所有问题都是由他为我们设立的，由他用强有力的、严肃的并且不停地变得熟悉的言语所强调的……战后不久，他曾教我们思考暴力与话语之间的关系……”<sup>①</sup>。福柯是说伊波利特率先从事着评估和摆脱黑格尔哲学影响以及在摆脱时所必须抱有的谨慎态度这样的事业。学年毕业考试，福柯的哲学课和历史课均优秀。

<sup>①</sup> 福柯在追悼会上说：“伊波利特是第一个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引入法国的人，他通过他的课程，使我们能够理解黑格尔的哲学，并使我们能够理解黑格尔的哲学。”

1979年秋,福柯在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以第源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世界名校——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哲学和心理学。当年巴黎高师共录取猿名文科学生。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曼·罗兰曾把母校——巴黎高师称作“高贵的精神隐修院”,意指巍巍学府大师云集,人文底蕴深厚,精英荟萃,桃李芬芳。从拿破仑下令创立至今,除了猿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苑位数学最高奖——费尔斯奖获得者以外,巴黎高师的社会学家如莱维施留尔、杜尔凯姆、马塞尔·莫斯,哲学家如雷蒙·阿隆、柏格森、布伦什维格、卡瓦耶斯、伊波利特、康吉莱姆、萨特、梅洛庞蒂、阿尔都塞等等,个个都饱饮了灵光熠熠的法兰西文化的恩惠,以其震古烁今的思想伟绩持久地报答着母校的培育之恩。圆世纪远年代就在世界思想界崭露头角的福柯、德里达和布尔迪厄继续在为巴黎高师这座知识圣殿添砖加瓦。他们大都是现当代法国乃至世界思想舞台上的主角,其中不乏哲学界和社会学界的执牛耳者和翘楚。然后,令我钦折不已的是,巴黎高师并不把这些思想巨人当作后学们学习的榜样,而是当作要加以超越的人物。福柯深受“自由求索创新”这一倡导个性张扬的“高师”精神的泽溉。高师人让自由的思绪尽情放纵,在夜幕低垂之际,望繁星朗月,于万籁俱寂中倾听天地絮语,撞出思想火花。

不知从何时开始,福柯有同性恋倾向,由于同性恋生活在当时有失体面,福柯心情压抑自卑,行为古怪,不太合群,曾有过几次自杀企图或自杀未遂。由于知识背景和自身的原因,福柯对精神病学、心理学和性错乱问题感兴趣,喜欢阅读萨德、巴塔耶和布朗肖等作家

的作品。福柯学习刻苦,知识面广。除了研读柏拉图、康德、黑格尔这些经典作家的著作外,他还阅读马克思、海德格尔的著作,对精神分析学家或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乔治·波利泽、巴歇拉尔、艾布拉姆·卡丁纳、玛格丽特·米德、达尼埃尔·拉卡什的思想表现出浓厚兴趣。福柯听了海德格尔在巴黎高师的忠实弟子让·博福雷研究海德格尔的课程,海德格尔《关于人本主义的一封信》就是写给他的。福柯听了梅洛-庞蒂在高师开设的两个学年(1957—1958)的讲座,内容主要涉及到身心问题和语言学问题,福柯深受启发。福柯于1958年获巴黎大学哲学学士学位。1959年远月,福柯在高师的毕业论文题目就是《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 中的历史先验性的构成》,论文的选题和观点显然受到伊波利特的影响。1959年福柯获心理学学士学位并获得巴黎心理学研究院文凭。

福柯很喜欢听梅洛-庞蒂的课,也与阿尔都塞建立起深厚的友情。阿尔都塞 1955年考入高师,1958年获得法国大中学教衔并加入法共。1959年,由于受阿尔都塞的影响,同时福柯自己还不太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也把黑格尔学说拒之门外并意识到存在主义有局限的情况下,福柯才加入法共。同年,福柯参加全法大中学教衔考试意外失利(近 30%的通过率)。1960年,福柯经过三门长达 40小时马拉松式的笔试后,再次取得面试资格,福柯面试成绩名列第三名,以优异成绩通过法国大中学教衔考试,1960年获得巴黎心理学研究院的精神病理学证书。1960年 4月至 1962年远月,福柯任教于里尔大学,讲授心理学和心理学史。1962年在里尔与德勒兹相识。1962年,福柯因同性

恋遭法共排斥和批判而脱离法共,1956年春抛弃马克思主义。1956—1957年春,福柯还应阿尔都塞之邀在巴黎高师卡瓦耶斯教室讲授心理学,很受欢迎。作为福柯的学生,德里达很佩服福柯的口才,福柯的善辩、权威和睿智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福柯从尼采、海德格尔、巴塔耶、布朗肖、勒内·夏尔、巴歇拉尔、康吉莱姆、杜梅泽尔等人汲取思想养料。福柯欣赏夏尔的诗,夏尔的诗吸引了福柯一生的注意力。福柯迷恋萨缪埃尔·贝克特的剧本《等待多戈》和小说《无法称呼的人》。1958年,瑞士精神病学家宾斯万格尔的长文《梦与生存》翻译出版,福柯为之撰写的序言比原文还长,长达140页的序写得非常精彩,福柯领悟到“死亡是梦的绝对意义”,存在在死亡这种梦中获得有关其自身的最根本的东西。同年,福柯《精神疾病与人格》出版。

1956—1958年,福柯先后执教于瑞典乌柏沙拉大学、波兰华沙大学、西德汉堡大学。1958年底,福柯与巴尔特相识。经过国外这几年的撰写,福柯于1959年完成长达1000页的博士论文《癫狂与非理性》(1960年再版时取名为《古典时代的癫狂史》)。同年,回国担任克莱蒙菲朗大学哲学系系主任。1960年10月10日,在由亨利·古叶(亨利·古叶)、康吉莱姆、伊波利特、拉加什、莫里斯·德·冈迪亚克这些名教授出席的答辩会上,福柯以优异成绩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虽然这些专家对论文都有保留意见甚至不同意见,但他们还是给予作者和论文极高的评价。主席古叶先生的报告有这样的评语:“渊博的学识,很强的个性,充满睿智,这些都是福柯先生鲜明的优点。答辩的评语

只能确认这些判断 :两篇论文的鲜明特点是脉络清晰 ,表达自如 ,思想优雅精确 ,目标明确 ,果断前行 ,收放自如” ;“ 摆在人们面前的是一篇的确具有独创性的主论文 ”<sup>①</sup>。《癫狂与非理性》从哲学高度梳理了理性与非理性、理性与癫狂之间的区分在整个 19 世纪得以出现的历史条件 ,对癫狂经验做了历史理解 ,从而检验了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在 19 世纪末产生和发展的可能性条件 ,叙述了古典时代拘禁体制的衰落和疯人院的诞生过程 ,剖析了理性与非理性在不同历史时期遭受不同历史命运的哲学、社会、经济和道德原因。

从 1953 年的《精神疾病与人格》到 1965 年的《癫狂与非理性》,福柯考察的重点从精神疾病转到癫狂 ,开始怀疑现代“ 科学 ”心理学及其精神疾病概念 ,开始摆脱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尽管福柯抱怨《癫狂与非理性》没有受到哲学界和政治社会应有的重视 ,但实际上 1974 年 ,《癫狂与非理性》就获得了全法国哲学学科最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不仅获得了政府最高奖 ,而且还引来许多好评。阿尔都塞早在阅读《癫狂与非理性》的手稿时就赞不绝口。该书出版后 ,布朗肖撰写的《遗忘、非理性》发表在 1975 年 1 月的《新法兰西杂志》上 ,巴尔特写的《知识和癫狂》发表在 1975 年总第 15 号的《批判》杂志上 ,米歇尔·塞尔的《癫狂的几何学》刊登在 1976 年 1 月总第 15 期上的《法兰西信使报》上 ,对该书作了鲜明的、睿智的和敏锐的杰出评论。而历史学家

① 阿兰·巴迪欧著,《福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5页。

费尔南·布隆代勒则明言只有像福柯这样集历史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等于一身的天才才能把癫狂当作一种特别现象进行追踪。巴歇拉尔也向福柯表示祝贺,称其为真正的探险家。当然,也有不同意见,福柯的学生德里达就不能苟同福柯在《癫狂与非理性》中对理性概念的有区别使用以及对笛卡儿思想的“误解”,而认为西方从古到今只存在一种理性形式,笛卡儿也并未排斥癫狂,癫狂仍处于思想之中。德里达为此于1971年11月1日作了“我思与癫狂史”这次措辞激烈的著名讲座,讲稿数月后刊登在1972年第1期《形而上学和伦理学》杂志上。福柯对此的反应出奇地迟钝,甚至当德里达1977年把《我思与癫狂史》收入《书写与差异》出版时,福柯仍然不为所动。只是到了1978年,福柯才在日本杂志《思想》上发表了《我的躯体,这页纸,这团火》,予以反击。1979年,福柯也把自己的这篇反驳文章收入再版的《古典时代的癫狂史》。福柯创造性地把《第一沉思》中的谵妄和癫狂与感觉和梦想区别开来了,并断定德里达是用笛卡儿的方法、概念,站在笛卡儿的立场上,为笛卡儿辩护。由此开始了长达近14年之久的决裂,只是到了1991年福柯积极参与法国知识分子声援因被指控贩毒而遭捷克布拉格警方逮捕的德里达,两人之间的关系又步入正轨。这场争论的实质在于他们对文本及其地位有着不同看法,德里达认为“一切皆在文本之中”,而福柯则认为凡文本都与历史、权力、知识和社会相联系。

1974年10月至1975年春,福柯担任克莱蒙菲朗大学哲学和心理学教授,讲授“普通心理学”、“现代知觉和感觉理论”、“当代语言问题”,撰写和讲授成了后

于 1952 年出版的《词与物》一书的基本内容。1974 年出版作家传记《雷蒙·鲁塞尔》。

也是在 1974 年福柯出版了《临床医学的诞生》，这部书“事关空间、语言和死亡；事关眼光”。“空间”、“语言”、“死亡”、“眼光”这四个关键词表明了临床医学的诞生、运作、制度、方法等所具有的经验感性和实证性的特征。福柯之所以用逗号把“眼光”（或译“凝视”、“目视”、“注视”）与前三个词分隔开来，无非是为了突出“眼光”的核心地位。这一点从该书的副标题也能看出来。

就其强调医学是人的科学的基础和典范而言，我们认为《临床医学的诞生》上承《癫狂与非理性》，把应用于精神病学概念的分析延伸到普通医学，探讨普通医学的起源和可能性条件，又下启《词与物》，寻求人如何可能既是其自身知识的主体又是其对象，因为医学关注人之成为实证知识的主体和客体。《临床医学的诞生》主要考察自 18 世纪末以来近 180 年的医学中存在的对病体的知觉（眼光）与有关病体的言语之间的方法论和本体论关系。简而言之，福柯在书中表明：到 19 世纪，疾病的结构化空间与疾病在体内的定域化空间相重叠，人体就是一个医生的眼光能从中窥探出疾病原因和结果的三维空间。医生用特定的词汇和语言来描述通过医学眼光观察到的病体空间这个沉寂的世界。眼光与病体正是在这样的空间中相遇的。这样的眼光因无所不见而是毒辣的；这样的描述因紧紧捕捉了对象而是可靠的、客观的、精确的。如此“拙真”的话语源自如此清纯和专注的眼光。光明开启时，眼睛首先会揭示出真相。当理性的语言在眼光周围形成

时,有关个体的临床经验也就成为可能了。于是,医生向病人提出的问题,不再是“你怎么不舒服”,而是“你哪里不舒服”。医生的思路不再遵循生命——疾病——死亡这条传统的线性的轨迹,而是从可见的死亡顶角出发来发现对生命和疾病这两条边的说明,医生落在个体上的眼光和描述的语言就基于死亡之稳定的、可见的和可读的基础上。症状医学就被完全基于病理解剖和病因探寻的临床医学取代了。此时的医学眼光就是一个包含视觉、触觉和听觉三位一体的观察结构了,旨在发现征候和症状领域中不可见的可见性结构。如果说海德格尔的“向死而在”把死亡提升到本体论地位,那么,福柯的“由死而生而病”则把死亡推回到了医学认识论的基点。不仅如此,福柯更是把现代文化中的个体经验与死亡经验联系在一起,诚如他把个体真理与癫狂联系起来一样。这再次说明在福柯眼里,个体性与边缘性几乎是一体的。

从讨论精神疾病、死亡、癫狂,研究临床医学,到探讨性史、刑事精神病学、反常者、生物政治学和主体释义学,福柯历来重视医学的重要性。《临床医学的诞生》下的结论是:由于医学将人的存在作为实证知识的对象来考虑,由于医学较其他学科更接近维系所有这些学科的人类学结构,所以,医学是整个人的科学大厦的基础。

《临床医学的诞生》1976年初版,1984年出修订版。福柯之所以要修订,是因为他在书中虽已涉及但尚未能深入细致地探究话语与非话语、医学话语与非医学话语之间的关系,是为了尽可能少使用像“结构”和“能指”这样的在当时足以能让读者把该书看作结

构主义书籍的词语。如在修订版第二章最后一段,补充说明了柏格森看不到对正常与病态进行二分的生命科学正是人的科学的典范;修订版第三章倒数第四段用“实证身份”的缺乏来代替初版的“不变的规则”等。福柯对医学话语、实践和知觉经验难免要进行结构分析,但他不是为了寻找其无时间的先验结构,而是为了揭示出其可能性的历史条件。具体的、实证的、真实的、本来面目的历史一直是福柯关注的对象。我们可以通过初版与修订版之间的一些差异来窥探福柯心路历程的变化。

1973年1月、源月和1974年圆月,福柯参与法国中等和高等教育改革方案的制定工作,1974—1975年,在突尼斯任教,讲授尼采、笛卡儿、美学和心理学课程,同时撰写《知识考古学》,1974年底至1975年秋,福柯支持和帮助突尼斯参加学生运动的学生。

1974年,福柯在去突尼斯之前出版了给他带来荣誉和名望的《词与物》。该书在四个月内售出二万册,至今已印刷十余万册,并被译成多种文字。该书有关语言学、政治经济学和生物学等现代经验科学由于古典认识型转换而分别在普通语法、财富分析和博物学基础上得以诞生的历史,并因其宣称“人之死”和“人本主义的终结”而成为当代哲学名著。按照福柯自己的解释,“人之死”指的就是人的概念以什么方式和根据什么原则在知识中形成并起作用。福柯在书中对从文艺复兴时期经古典时代直至现当代的西方知识史和思想史作了全新的梳理,重新演绎了历史连续性与间断性之间的关系,勾勒出人文科学诞生的历史脉络及其被反人文科学取而代之的命运。当时参加法国大中

学教师教衔考试的考生在答题时引用得最多的哲学家就是阿尔杜塞和福柯。福柯声誉鹊起,成了法国乃至全世界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人们对《词与物》好评如潮,德勒兹就断定这是“一部关于新思想的伟大著作”,《世界报》、《费加罗报》、《文学半月刊》等都给予高度评价,伊波利特看到《词与物》获得巨大成功就想提名福柯进入法兰西学院。由于批判康德—萨特—梅洛庞蒂意义上的人类学是福柯撰写《词与物》的出发点和指导思想,因此,《词与物》无疑是一部福柯把尼采当作思想武器而向康德、萨特和梅洛庞蒂发出的挑战书。萨特大为光火,及时应战,指责福柯在书中运用“电子综合法”迎合人们的需求,取消了“历史”;西蒙·波伏娃以及萨特的信徒们也前来帮腔,语气极为刻薄和严厉。在这种情况下,一向谨慎从事的康吉莱姆挺身而出,为福柯及其概念哲学立场辩护,直言萨特嫉恨后起之秀对自己地位的威胁。同时也点出了福柯的偏颇之处。

1979年,《知识考古学》出版。由于福柯对《古典时代的癫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和《词与物》这三部书中有关表述不太满意,由于有些读者联想到 20 世纪 70 年代结构主义的词汇而误把他看作结构主义者,福柯就撰写了《知识考古学》,反思早期出版的这三部书,答复萨特等人对他使用方法的种种询问甚至质疑,消除人们把他当作结构主义者的误解,用话语史来取代传统的观念史,把思想史从对先验主体的屈从中解放出来。《知识考古学》第三章第四节表明了福柯所乐于坚持的实证主义立场:对陈述作分析,无需参照我思的内在性,而是要依据外在性的散布;要用稀少性